

板。老公为娘买来安定药，娘靠吃药才可睡稳。醒来后的娘异常高兴，不停地说了个多小时，感觉浑身轻快。半天工夫，这句话重复了十多遍。我默默地听着，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我听，让我不要担心她的身体。

住了十多天，弟弟要把娘接走了，临行时，娘不住地嘱咐我：“我用过的床单被褥你要洗一洗，多用上一些洗衣粉洗干净。”我听了，眼睛涩涩的，娘呀，难道你怕会给我弄脏床单吗？难道这么一点小事你都觉得愧对女儿吗？儿女小的时候，你为我们端屎端尿，洗衣做饭，不曾有半句怨言；如今你老了，我们一丁点的付出你就觉得歉意吗？娘啊，儿女们怎么会嫌弃您呢，只盼着您能早日康复，盼着您能吃饭香，睡觉甜，盼着您不要有太多的负担。您好好活着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

## 旗袍（外一篇）

●张晓风

人生于世，相知有几？而衣履相亲，亦凉薄世界之一聚散也。

——张晓风

几道缝纫精致的裱边，流淌出无尽温婉；手工制作的盘扣，绕结着几许相思；裙衩高启，浓淡相宜的花朵铺陈于绸缎或者棉麻的质地……极为妥帖地勾勒出女子柔美的曲线，将她们的典雅气韵凸显得淋漓尽致。旗袍，作为一种民族服饰过渡到现今，即便款式几番改良，依然保持着其独有特色，宛若一位痴情女子，在良人远征之后，仍坚守着一面轩窗，忠贞之心如磐石难移。

穿越历史的烽烟，那些月份牌上旧上海的旗袍女子依然不减香艳。她们粉面桃腮，顾盼生辉，或撑柄花伞，或手持小扇，倚靠在江南的风景中，满目风情。最喜欢谢之光所画的旗袍女子，每一笔勾勒都极为传神，连布料上的图案都描绘得极为细致。据说，他所画的月份

牌女子很多是以芳慧珍为模特的，后来俩人终为伉俪。从他们相互偎依的旧照上，可以想见八十多年前在旧上海的一所民居里，娥眉淡扫的芳慧珍端坐于一张方凳之上，沐浴在谢之光专注的眼神里。一个姿势固定良久，看谢之光挥洒自如，她便起身，给他倒上一杯散着清香的绿茶，或是站在一旁满眼深情地欣赏。这位看似柔弱的旗袍女子在遇到真爱后，毅然退出了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甘愿归隐于大上海这所并不起眼的民居里，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最令人动容的是谢之光晚年贫病交加，她也不离不弃。当月份牌一代画师作别尘寰，她居然用绝食的方式相依相随，方慧珍用自己独特的忠贞成就了一位风尘女子的传奇。

影视剧里，很多美丽的旗袍女子让人过目不忘——《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二十多款旗袍随着剧情不断变换，俨然成为心情交织的多彩道具，时而绚烂时而迷离；《倾城之恋》里的陈数，眉眼精致，其柔美、内敛的气质赋予了旗袍别样的韵味；唐嫣用知性的美丽演绎了《乱世佳人》中一位民国女子的绝代风华……

那年《风声》很响，我带着满腹悬疑猜测“老鬼”究竟是谁，直到片尾才发现顾晓梦亲手缝制的旗袍里竟然暗藏那么凌厉的心计，她居然想到把摩斯密码的密信缝制在旗袍的裱边里，是何等智慧的女子！最终，这位娇小的女子用肉体的陨灭换来了信仰的永生。

从影视剧里移回视线，我对于旗袍，是由衷的喜欢。像竹林之于清风，草叶之于露珠，不曾拥有便觉得是一种缺憾。少时临近春节，父亲每年都会从单位分得一沓挂历。那时我家还住在木格窗棂的旧屋里，过年张贴的年画与挂历会让幽暗的土屋顿时亮堂起来。不仅如此，还会在我与弟弟妹妹一起张贴的热闹与快乐里，让父母显露沧桑的脸上萌生笑意。那年，父亲分的挂历上全是些旗袍女子，她们神态的端庄与容貌的清丽一下子印在了我心里。

有时我独自在家，看到冬日清晨的阳光从屋顶的雀眼处照进来，如同耀眼的追光，一直投射到西墙的挂历上。那些旗袍女子因了光线的照耀，像伫立于水波潋滟处临水照影，显得更为婀娜、明丽。我时常走过去，轻轻触摸那些纸质的旗袍，希望能在我的触摸里，那些穿旗袍的身影会有了温度。

时光荏苒，年已不惑的我尽管体态走形，但依然钟爱旗袍。每每穿起，总夹杂着一种怀旧情结，似乎看到了已然复活的一些旧时光：你推着那辆借来的“三枪”自行车，远远跟在我身后，几分欣喜地捕捉着路人看我穿旗袍的

目光。那时候，我们正年轻……

## 旧衣之恋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罗大佑的歌声有些苍凉，有些伤感。倚靠在两岸咖啡屋外的栏杆上，看弥河在身畔静静流过，每一道波纹仿佛都涤荡着一个悠悠的传说。微微落雨，空气中，挟裹着烟雨空濛的润湿。这充满人生况味的老歌，这时歇时落的细雨，这放慢脚步的河水，似乎都在契合一种透着艺术美感的氛围，“光阴的故事”旧衣展就在这种氛围里如夏花般粲然绽放，立时，暗香盈袖。

台湾作家张晓风说——人生于世，相知有几？而衣履相亲，亦凉薄世界中之一聚散也。每件旧衣都留有一段美好的回忆。衣服的质地或许经受不住时光的消磨，有些褪色，有些破损，就像被风雨侵蚀过的老屋，斑驳的墙面露出沧桑的印记，旧衣旧了，岁月的年轮已碾过不复的青春，但围绕着旧衣的故事却依然历久弥新。

《古艳歌》上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而我看到这些衣衫，却感觉主人视旧衣如故人，时光老去，衣服陈旧，却没有舍得抛弃。我想象着这些衣服曾经很贴心地陪伴着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亲人一同走过的光阴，而今，依然友情不减地走下去，让我感触到布衣中那缕散发不尽的温暖。

展示会上，音乐的转承变换都与服装变化搭配得颇为协调，主持人尔冬精彩的导语像是一根无形的针线，将整场旧衣展示会极为巧妙地串联起来。海情、问君、彼岸缓缓上台，每个造型，每个神态连同随意的步履都带着一种自然的美，绚烂着这个笼着雨雾的夏日。相机快门的咔嚓声里，她们用身体语言演绎着一件件旧衣改造后的独特风情。

其间有一女孩古筝演奏，忽而悠然如溪水潺湲，忽而迅疾如玉珠散盘。聆听美妙的琴音，看眼前的服装展示如同不断变换的画卷。别致的风帽、精致的盘扣、斜襟的款式，发现问君与彼岸的做法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旧衣改造，不再是小女子心血来潮时的一时情致，已把衣物与手工赋予到了传承的深度层面。我很喜欢她们的这种做法，在精心的剪裁与缝纫里，把穿过的旧衣改造成带有民族韵味的时裳，不亚于让逝去的岁月起死回生，真真兰心蕙质的女子！

展示会上，很感动问君与朋友毛鹏紧紧相拥的那一刻。那一刻，问君泪流满面。毛鹏搂

住她肩头轻摇着抚慰，让我相信在万丈红尘中，依然有友情可以天长地久，可以相互慰藉，相互取暖。我希冀我生命中的友情也能够这样惺惺相惜，永不变质。

从表象看，问君是一柔弱女子，那弱不禁风的样子让我觉得怜惜，总害怕她会经受不住时光里的暗影。但我读到她在《光阴里的故事》里一段文字：“我穿着它一个人在深南大道上看了一个下午南国的花木。然后，拖着行李，穿过黄岗口岸抵达香港再到澳门。”那是她对那件叫做《北方森林》毛衫的描述。从这段文字上，我读出了她内心的强大与洒脱。她是可以只身走天涯的女子，而我却缺乏这种勇气。由此，我对她充满敬意。

问君曾用一夜未眠换取了《龙》的新生，那是一件黄底带花的棉马甲。那一夜里，在飞针走线中，她犹如一位画家，心中已然有丘壑。细密的针脚里，流淌着她如歌的情怀和向美而生的追求。这种情怀里，她伴着一盏灯光，忽略了疲惫与劳累，直到天亮。《龙》终于再度重生，成为展示会上最亮眼的一道风景。

早前读过彼岸的文字，有诗般的蕴藉与婉约。凝想她在改造这些旧衣时，是否如写文章那样一边听着音乐，一边飞针走线？若非，那衣饰上怎会铺展着音乐的质感？

平日里喜欢穿布衣，亲肤且绵软。如同我安守着的岁月，平静且淡然。因此，看到问君她们身上展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布衣，都觉似曾相识，极为亲切。似乎听到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的喟叹——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展示会罢，耳畔已然钟声萦回。感觉这场展示会更是一些充满文艺幻想的女子们的聚会。经过岁月的磨砺，她们喜欢怀旧也懂得感恩。在这个小城里，有幸能与一群诗意的栖居者把手言欢，也是有缘于此吧。